

天使与昆虫

Angels & Insects

[英] A.S.拜厄特 著

杨向荣 译



南海出版公司

天使与昆虫

Angels & Insects

〔英〕A.S.拜厄特 著
杨向荣 译

南海出版公司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天使与昆虫/[英]拜厄特著;杨向荣译. -海口:
南海出版公司, 2012.9
ISBN 978-7-5442-6175-3

I. ①天… II. ①拜…②杨… III. ①长篇小说-英
国-现代 IV. ①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184924号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30-2009-229

ANGELS AND INSECTS by A.S. Byatt
Copyright © 1992 A.S. Byatt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INTERCONTINENTAL LITERARY AGENCY(ILA)
through Big Apple Tuttle-Mori Agency, Inc., Labuan, Malaysi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12 THINKINGDOM MEDIA GROUP LIMITED
All rights reserved.

天使与昆虫

[英] A.S. 拜厄特 著
杨向荣 译

出 版 南海出版公司 (0898)66568511
海口市海秀中路51号星华大厦五楼 邮编 570206
发 行 新经典文化有限公司
电话(010)68423599 邮箱 editor@readinglife.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责任编辑 刘灿灿
特邀编辑 刘昱含
装帧设计 韩 笑
内文制作 田晓波

印 刷 北京德富泰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毫米×1230毫米 1/32
印 张 10.25
字 数 262千
版 次 2012年9月第1版
印 次 2012年9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2-6175-3
定 价 36.00元

版权所有, 未经书面许可, 不得转载、复制、翻印, 违者必究。

献给让-路易斯·切瓦利尔

目 录

.....

大闪蝶尤金尼娅

1

婚约天使

175

大閃蝶尤金尼姬

“您一定要去跳跳舞，亚当森先生。”奥兰巴斯特夫人坐在沙发上说，“您真好，在旁边陪我坐着，还给我接了好几杯柠檬汁。可我真觉得您应该去跳跳舞。您要肯赏光的话，我们的那些年轻姑娘会更加光彩夺目。我希望她们的苦心不要白费。”

“我觉得她们个个都那么赏心悦目，”威廉·亚当森说，“可我已经很久没有踏足舞厅了。”

“在热带雨林里可能没有多少跳舞的机会吧。”埃德加·奥兰巴斯特一本正经地说。

“恰恰相反。那里有太多跳舞的机会。有很多宗教节日——基督徒的——这种集体跳舞的日子加起来要占去好几个礼拜。另外还有印第安人的舞蹈，你得接连好几个小时模仿啄木鸟跳跃或者狢狢扭身子的动作。”威廉张着嘴，本想继续说下去，后来又闭上了。游历归来者最大的缺点就是滔滔不绝地卖弄自以为高明的见闻。

奥兰巴斯特夫人在玫瑰红色的沙发缎上蠕动了几下裹在黑色丝绸里的肉体。她仍然坚持不懈，“我会让马蒂给你找个漂亮的舞伴，除非你亲自挑中一个。”

那些身姿绰约的女孩在烛光里旋转着飘然而至，满眼的浅粉红、天蓝色、银白色、淡绿黄，薄纱翩翩飞扬。由两把小提琴、一根长笛、

一支巴松管、一把大提琴组成的小乐队在舞厅里发出刺耳的刮擦、尖叫和轰鸣声。威廉·亚当森感觉裹在向利昂内尔·奥兰巴斯特借的西服里有点别扭，但仍然显得镇定自若。他想起在马拉奎利^①参加过的一个庆典，那种场合要点亮半块橘子皮里注着乌龟油的灯盏。他曾赤着脚、穿着短袖衫跟一个叫胡伊萨的狂欢女郎跳过舞。在那里，白皮肤让他成为座上嘉宾。而在这里，他的皮肤显得有些潮闷，暗黄中混和着太阳炙烤过的焦色。他个头高大挺拔，天生瘦骨嶙峋，经过那次可怕的海上历险之后，现在面色几乎如尸体般惨淡。穿着柔软发亮的紧身上衣、面色苍白的人们经过时互相轻声咕哝几句。音乐止住了，舞伴们从舞池里四散开来，大家拍手鼓掌，笑语盈盈。奥兰巴斯特家的三个女儿由人引导着回到围聚在母亲四周的人群中。她们分别叫尤金尼娅、罗薇娜和伊妮德。

三个女孩都是那种赏心悦目的尤物，脸上映照着的金色，肤如凝脂，长着大大的蓝眼睛，长而淡的丝一般的睫毛只有在某种光影中才会若隐若现。伊妮德年纪最小，脸蛋上还留有婴儿肥的痕迹，穿着薄如蝉翼的淡红色纱衣，底边缀着白色玫瑰花蕾，头发上戴着一圈玫瑰花蕾编织的花环，还系一块玫瑰色丝网。罗薇娜的个头最高，数她最爱笑，脸颊和嘴唇散发出绚丽的色泽，颈窝处盘起一个发髻，上面点缀着珍珠和花尖呈绯红色的雏菊。尤金尼娅年纪最大，百合色的丝绸衬裙外套着一件白色薄纱衣，胸襟上缀着一串紫罗兰，腰上点缀着更多的紫罗兰，光滑的金发上弯弯曲曲地编着紫罗兰和长春藤。她们的兄弟也面若凝脂，带着淡淡的金色。这一群年轻人显得魅力四射，争奇斗艳。

“可怜的亚当森先生当初来拜访时完全不知道我们要举办一场盛大舞会，”奥兰巴斯特夫人说，“你们的父亲一听到他在大西洋上漂流了

^①位于巴西。

十五天才得救，便立刻写了邀请信，真是太可怕了。当然，你们的父亲主要还是盼望看到亚当森先生的标本，而不是让他来参加我们计划好的娱乐活动。所以，亚当森先生来到之后在吵嚷声里找遍了整个屋子，仆人们奔来跑去，那场面一片混乱。好在利昂内尔跟他一般高，还能拿出自己的衣服来救急。”

“我本来就没有什么正装，”威廉说，“我有的一切世俗财产不是被烧毁，就是被海水淹了，或者既被烧毁又被淹了，但其中绝没有西服。我在埃加的最后两年连双鞋都没有。”

“原来是这样，”奥兰巴斯特夫人欢快地说，“您一定攒足了劲头和勇气。我相信这劲头和勇气会化作舞厅里的旋转。你们也务必要尽到自己的责任，利昂内尔和埃德加。这儿的女士比先生多。从来都是这样，我不知道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女士总是多。”

音乐再次响起，是一段华尔兹。威廉向最年轻的奥兰巴斯特小姐鞠了一躬，问她是否有空跳舞。奥兰巴斯特小姐的脸马上羞红了，微笑着接受了邀请。

“您老是警觉地盯着我的鞋子，”威廉领着她出来时说，“您不光担心我会跳得笨手笨脚，还怕我那双不熟练的脚会踩着您漂亮的舞鞋。我会尽量避免。我尽量轻点儿。您可要帮我，奥兰巴斯特小姐，您一定要谅解我的不逊。”

“在经历过多年的危险、艰难和孤独之后，又来参加这样的娱乐活动，”伊妮德·奥兰巴斯特说，“您一定感到很奇怪吧。”

“感觉非常之愉快。”威廉望着自己的脚说，慢慢恢复了自信。帕拉和马瑙斯^①某些部落的土著也经常跳华尔兹。他曾在那些有着橄榄色和丝绒般的褐色皮肤、品行可疑和品行压根就很糟的女郎中翩翩起舞。他怀中这位温柔、雪白的尤物还带着几分警惕，浑身上下如同牛奶般

^①均为巴西地名。

纯洁，同时又轻盈超然得不可亵渎。然而，他的双脚充满了从容的自信。

“您对华尔兹很在行。”伊妮德·奥兰巴斯特说。

“没有您哥哥那么精通，我可清楚这点。”威廉说。埃德加·奥兰巴斯特正在跟妹妹尤金尼亚跳着。他肌肉结实、身材魁梧，金发凌乱卷曲，在狭长的脑袋上有节奏地跳跃着，脊梁挺得僵硬又笔直。他的那双大脚迅速而令人眼花缭乱地移动着，配合着旁边尤金尼亚灰珍珠色的舞鞋优美跳动的步法。两个人都不说话。埃德加越过尤金尼亚的肩膀望过来，他打量着整个舞厅，表情显得微微倦怠。尤金尼亚半闭着双眼。他们旋转着、移动着、顿踏着、踮起脚尖旋转着。

“我们经常在学校教室里练习，”伊妮德说，“马蒂负责弹钢琴，我们几个不停地跳啊跳。当然，埃德加更喜欢骑马，不过任何形式的运动他都喜欢，我们都喜欢运动。利昂内尔不是很喜欢。他讨厌做一成不变的事。有时候，我觉得我们可以永远这样跳下去，就像童话里的那位公主一样。”

“每天晚上偷偷穿上舞鞋的公主。”

“早上起来时一点儿力气也没了，谁都不明白为什么。”

“而且拒不结婚，因为太迷恋舞蹈。”

“有些女士结了婚还对跳舞那么着迷。比如奇珀菲尔德夫人，瞧，穿着亮闪闪的绿衣服的那位就是。她跳得非常非常好。”

埃德加和尤金尼亚走出舞池，回到奥兰巴斯特夫人坐的沙发旁边。伊妮德继续跟威廉谈着家里的事。他们再次经过沙发时，伊妮德说，“尤金尼亚过去是最拔尖的，那是在她不顺心以前。”

“不顺心？”

“她快要结婚了，您知道，可是未婚夫亨特上尉却忽然死了。这对她的打击太大了，可怜的尤金尼亚最近才恢复过来。我想那感觉就像还没结婚却成了寡妇。我们从不提这事儿。当然，谁都清楚。您知道，我可没有搬是非。我只是觉得——您打算在这里待段时间——让您

知道没准会有用。”

“谢谢您。您真好。我想现在可不能妄加评论了。您觉得我去邀请的话，她会跟我跳一曲吗？”

“也许会吧。”

尤金尼亚接受了。她非常严肃地向威廉致过谢，轻启柔软的樱唇，幽深、冷漠的双眼里没有丝毫被惊扰的神色——至少威廉看到的是这样——然后优雅地抓住威廉的手。尤金尼亚完全处于他的掌握中——威廉这么以为——显得更轻盈、更缥缈，没有伊妮德那么有张力。她的双脚非常灵巧。威廉从高处俯视着她苍白的脸蛋，望着她那蓝色静脉清晰可见、几乎透明的宽眼皮，望着她眼皮边缘白金色的绒毛。她戴着手套，纤细的手指紧紧贴着威廉的手指，而且有些温热。她洁白无瑕的肩膀和胸脯从薄薄的轻纱和塔勒丹布做的霓裳的花边中露出来，就像从海水泡沫中现身的阿芙洛狄忒^①。一串朴素的珍珠贴在她的锁骨上，仿佛在柔和的洁白上又增添了一层洁白，形成一种若有若无的反差。她既自豪地裸露着自己，同时又拒人于千里之外。威廉带着尤金尼亚在舞池里旋转着，让他觉得既难为情又开心的是，他再一次感觉到了肉体刺激所引起的那种无可置疑的躁动和兴奋。他在利昂内尔的衣服里变换着身姿，同时思索着——毕竟，他是个科学家和观察家——感觉这些舞蹈完全是专门为了唤醒他的欲望而设计，无论那双手套显得何其端庄，这位被他揽在怀中的年轻女子的日常生活何其温柔纯真。他回想起那场棕榈酒舞会，大伙围成一个不规则的圆圈，为了在节奏上有所变化，会在某个时刻散开来，临时结对的男女互相拥抱，然后绕着一个没有找到舞伴的可怜鬼转圈。他记得自己被那些有着褐色乳房、活力奔放的女人们抓挠着，依偎着，磨蹭着，拥抱着。这些女人

^①希腊神话中掌管爱与美的女神。

乳房上的汗水油亮亮的，手指不知廉耻地游移着。

现在所做的一切似乎都会让他产生在另一个世界看见过和做过的双重幻觉。

“您还在想着亚马逊吧。”尤金尼娅说。

“您很擅长洞察别人的心思？”

“不，只是觉得您的眼神很幽远。”

“我在想，这里的一切多美啊——包括建筑与身披缀满花边的薄纱的年轻姑娘。我在打量这个漂亮的哥特式扇形拱顶，罗斯金先生^①曾说，这种拱顶就像森林中老树的幻景，上部呈拱形。我在想热带雨林耸立的棕榈，那些在林中飞舞的丝绸般美丽的蝴蝶，它们高高地飞着，令人难以企及。”

“那景象一定很奇特，”尤金尼娅说，她停顿了片刻，“我举办过一场漂亮的蝴蝶陈列展——有点像百衲衣，或者说几乎像丝绸做的——用的是从您早年寄给我父亲的蝴蝶标本中挑出来的样品。我把它们精心地别好——只只都娇嫩无比——微微呈现出一种圆齿软垫的效果，颜色细腻得任何丝绸都无法与之相比。”

“土著们满以为我们采集这些蝴蝶是为了拿来当纺织品的图案。他们只能这样解释我们为何对蝴蝶有着如此浓厚的兴趣，因为蝴蝶并不好吃——说实话，我相信许多蝴蝶是有毒的，它们靠吃有毒植物为生。正是那种亮丽无比、缓缓地、骄傲地飞来飞去的蝴蝶，炫耀着它们的颜色，以示警告。当然，这些都是雄性蝴蝶，为了吸引褐色配偶把自己打扮得绚丽多姿。印第安人觉得这点挺像自己。穿戴得花枝招展的恰恰是男人。女性反倒没有那么张扬。然而在这里，我们男人却穿戴得像被壳裹着的黑色甲虫。你们就像鲜花盛放的花园。”

“我父亲说您在那场可怕的沉船事故中损失极为惨重，感到痛惜不

^①约翰·罗斯金（1819—1900），英国作家、艺术评论家及社会改革运动者，著有《建筑的七盏明灯》《现代画家》等。

已。既替您，也为他自己。他做梦都希望能给自己的藏品再增添些新品种。”

“我还是设法挽救出了一两件美丽的稀有品种，它们保存在我特制的枕头匣里。我喜欢不时看看它们，所以，当我们眼看着必须弃船而逃时，正好顺手捡起了几只。抢救死蝴蝶是很悲怆的事。但其中一只蝴蝶的确太罕见了——应该说现在已经绝迹。我相信，您的父亲若得到了它，一定会很开心。当然您也会很开心的，但可能是个意外惊喜。”

“我讨厌别人说会给我个意外惊喜，却不透露具体内容。”

“您不喜欢留点悬念吗？”

“不，不，一点都不喜欢。我喜欢那种明确知道自己身在何处的踏实感。我害怕意外惊喜。”

“看来，我得牢记永远不要让您出乎意料了。”威廉说，但又觉得这话听上去挺傻，没听到她的答复也不觉得意外。在她那对浑圆的乳房相碰或者说分离的地方，有一小块猩红色的斑，面积只有普通蚂蚁般大小，一道紫罗兰色的阴影正是从那个位置开始的。在那片奶油色的表面上，在浅浅的皮肤底下，一条条蓝色的静脉时隐时现。威廉的身体再次紧缩起来，有种情色和晃动的感觉。他说：“能够暂时成为你们这个幸福家庭的成员，我深感荣幸，奥兰巴斯特小姐。”

听了这话，尤金尼亚睁着蓝蓝的大眼睛，仔细端详着威廉。这双眼睛浸润着晶莹的泪光。

“我很爱这个家，亚当森先生。我们一家人很幸福。彼此非常相爱。”

“你们很幸福。”

“啊，没错。我们很幸福。我知道。我们非常幸福。”

在亚马逊生活了十年，甚至又在大西洋上的一只救生艇里不省人事地漂流了很多天之后，在威廉看来，干净柔软的英国床铺简直就是人间最幸福的地方。他回自己房间休息时虽然已经午夜阑珊，但仍有

一个沉默不语的瘦削女仆恭候在那里，端上热水，弄暖床铺，然后目光低垂，望着自己无声无息的双脚，迅速从他身边走过。卧室里有扇雕花的小凸窗，镶着彩色玻璃做的圆形饰品，绘着两朵白色百合。哥特风格的室内配置着很多时髦的奢侈品——一张红木床，雕刻着复杂的常春藤叶子和冬青浆果图案，铺着鹅毛席垫和柔软的羊毛毯，还有一张绣着都铎式玫瑰的雪白的床单。威廉没有立刻钻进被窝，而是举着蜡烛走到书桌前，取出自己的笔记本。

他一直保持着写日记的习惯。年轻时，在约克郡离罗瑟汉姆不远的的一个村子里，他每天记录下自己良知的反思。父亲是个经营有方的屠户和虔诚的卫理公会派教徒，把自己的几个儿子全都送到当地一所不错的学校里学习希腊语、拉丁语和初级算术课程，还要求他们参加礼拜活动。据威廉观察，即便按照当时的标准，屠户们往往都是膘肥体壮、性格外向而且固执己见之徒。马丁·亚当森跟儿子一样，长着一头闪亮的黑色头发，长鼻子棱角分明，横直的眉毛下嵌着一双犀利的蓝眼睛。他在自己的手艺中，在解剖动物的过程中，在细腻的刀工中，在制作香肠和馅饼的技艺中，享受着莫大的快感。他对地狱之火怀着巨大的恐惧，那道火焰就在他每日想象的边缘，侵蚀着多梦的夜晚。他给磨坊主和矿主供应上好的牛肉，给矿工和厂里的工人供应杂碎和下水。他对威廉寄予厚望，但并没有规定具体的努力方向。他希望儿子事业有成，前途宽广。

威廉在农家小院和屠宰场血淋淋的锯屑中锻炼出了自己的眼光。在他最终选择的人生中，父亲的那些手艺对他从事剥皮、安置以及保存鸟兽昆虫标本的工作具有难以估量的价值。他以父亲那种精确到显微镜尺度的技艺解剖过食蚁兽、蚂蚱和蚂蚁。在屠宰场生活的那段岁月，他的日记里充满了要成为一个伟大人物的渴望，充满了对炫耀、缺乏人性、自以为是、懒惰、追求崇高时犹豫不决等罪行的自我斥责。他尝试做过校长，管过羊毛梳理工，他在日记中记载了这些工作取得成

功时的巨大痛苦——他是一个优秀的拉丁文教师，能够看到学生看不到的东西；他是一个优秀的管理者，能够觉察到懒惰，纾解真正的悲伤——可他不动用自己独一无二的才华，无论这些才华是什么，他不想去毫无前途的地方，他想远走高飞。如今，那些宣传册般令人痛苦的日记他已经不忍卒读，里面充满了令人窒息的呐喊和自我贬低的段落，但他把这些东西都存放在一家银行里，因为它毕竟是一份记录，一份精确的记录，一份至今还想成为伟人的威廉·亚当森思想和性格发展史的记录。

自从开始采集标本后，他的日记风格便发生了变化。他经常在乡间长距离漫游，那是在他所生活的约克郡，在崎岖绚丽的大地和田野上到处散发着恶臭的阴暗之地——开始时他总是心怀某种宗教的焦虑感，还交织着对华兹华斯诗歌的崇敬，他在风中摇摆的最卑微的花朵中，在潺潺小溪和变化万千的云朵的组合中，寻找神圣之爱和秩序的蛛丝马迹。后来，他开始带上采集箱，收集标本回家，把它们压制好，借助伦敦出版的《植物大百科全书》进行分类。他认识了十字花科植物、伞形植物、唇形科植物、蔷薇科植物、豆科植物、菊科植物，观察到各种令人眼花缭乱的形状，结果发现这些形状完全是为了掩饰和改进子科家族潜在的严密序列，这些序列会随地点和气候而改变。有段时间他在日记中写下很多惊叹神圣设计的话，这时自我反省逐渐让位于对花瓣、叶子形状、蘑菇、篱笆和杂草丛生的堤岸的观察记录。他的日记第一次因为有了某种明确的欢乐感而鲜活起来。他也开始收集昆虫，并惊奇地发现在方圆只有几平方英里的粗糙的沼泽地上生活着几百种甲虫。他经常出没于屠宰场，记录下丽蝇科昆虫更喜欢去什么地方产卵，蛆虫如何蠕动和咀嚼食物、聚集、出芽，这群乌合之众如何根据某种有序原则进行迁移。这个世界看起来千差万别，更加宏伟，更加明媚，看上去不是绿色、蓝色和灰色互相交织的水彩色，而

是呈现出一种用优美线条和绚烂星点构成的耀眼的图案，有的漆黑如墨，有的呈条带状或斑驳的猩红色，有的呈彩虹般的绿宝石色，有的像肮脏的焦糖，有的如黏湿的银色。

后来，威廉发现自己对群居昆虫有最大的激情。他偷偷探视过排列得整整齐齐的蜂窝格子间，观察过用漂亮的触须互相传递信号的蚂蚁的行动路线，它们齐心协力转移蝴蝶翅膀和草莓果肉。他像个呆傻的巨人般站在那里，看着这些不可理喻、目标坚定的智慧生物在自己所站的铺路石的缝隙中进行着建设和摧毁。理解这个世界的线索就在这里。他的日记变成了一个蚂蚁观察家的日记。那是一八四七年，他二十二岁。就在那年，他在罗瑟汉姆机械学院遇到的一个业余昆虫学者介绍他读了亨利·沃尔特·贝茨在《动物学家》杂志上发表的有关甲虫类和其他内容的调查报告。他写信给贝茨，谈到自己对蚂蚁社会组织的观察，随后收到了很客气的回信，对他的工作进行了一番鼓励，还说贝茨本人“和我的朋友以及在该领域的合作者阿尔弗雷德·华莱士”正计划组织一次探险活动，去亚马逊地区寻找未曾被发现的动物。威廉读过洪堡和 W.H. 爱德华对那里原始茂盛的状态极为绚丽的描述，那里有喜爱喧闹和天性欢乐的长鼻浣熊、刺豚鼠、树獭，有外表艳丽的咬鹃、翠鸫、啄木鸟，有声音婉转的画眉、鸚鵡、侏儒鸟和“一只手掌那么大、披着铁蓝色华丽外衣”的蝴蝶。那里数百万英里的森林人迹罕至——在那片美丽的处女地深处，他可能会成为除华莱士和贝茨外又一个失踪的英国昆虫学家。在那里可能会发现新的蚂蚁种类，也许可以命名为亚当森尼，那里有一个屠户的孩子成就伟业的广阔空间。

那些日记开始流露出欣喜若狂和梦幻般的调子，又详细记载了各种实用设备、标本箱、船舶的名字和可能用到的地址。威廉于一八四九年出发，比华莱士和贝茨的出发时间晚了一年，而于一八五九年返回。贝茨把自己的代理人萨缪尔·史蒂文斯的地址给了威廉，这个人负责处理和售卖三位收藏家运回的标本。萨缪尔·史蒂文